

# 【法國大革命架空小說】 Neustri a en Révolution ( 革命的紐斯特里亞 )

作者: 杜小漫

# 1789年8月3日，蘇瓦松

8月3日，蘇瓦松

最先從議事廳出來的是法律公民委員阿納托爾·伊萬諾夫·葉甫謝耶維奇，他有副貴族小姐般白淨漂亮的面龐，一頭燦金色的長髮在革命後別出心裁地扎成馬尾辮。傍晚的橙紅日光照在他喜氣洋洋的臉上，阿納托爾樂呵呵地向帕里斯廣場上湧動的民眾們揮手，彷彿在說：瞧，咱們是多麼高興，多麼幸福！

阿納托爾·葉甫謝耶維奇是諾夫哥羅德來的貴族，莫斯科公爵的兒子，純粹的外國人，原本是沙皇派來的外交使節，不知怎麼設法混進了三級會議。因為他講高盧話時一副純正的蘇瓦松口音，也許還因為他在紐斯特里亞呆得太久了，大家好像都已經忘了阿納托爾是個外國人。據說他在爭取禁衛軍轉向革命的密謀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誰也不知道這作用具體是什麼。他最先在三級會議上提出廢除君主制的議案，這激進的提案雖然未獲幾票贊同，卻為阿納托爾贏得了革命大天使的名聲。幾天後這位天使長又向議會提議建立神權統治。在多數教士和不少起哄議員的支持下，這個提案險些真的被通過。從那以後直到現在，阿納托爾的提案包括廢除軍隊、將所有男女老少編入軍隊、沒收全部教會財產、私人財產公有化、國家和私人財產全部轉交教會、宣佈國王的絕對權力和解散三級會議。起先議會對這個永遠帶著真誠而歡快的笑容的公子感到困惑。「葉甫謝耶維奇在想什麼？」議員們私下議論，「他是真的有什麼創見，還是在開玩笑？」這種困惑並未持續太久，阿納托爾好亂樂禍的行事風格很快使議會的多數代表達成共識：這純粹是一個把革命當成兒戲的小孩子，一個政治上的福斯塔夫爵士。他們決心不再理睬這位精神錯亂的大天使，對他的提案一概否決，並且準備在正式的公民會議中把他排除出去。然而到了選舉結果公佈時，議員們驚訝地（恐慌地）發現，莫斯科公子阿納托爾·葉甫謝耶維奇被蘇瓦松的市民以絕對多數票選進公民會議，成為支持率最高的代表。議員們在這個結果面前不知所措，不少人開始反思自己對普選制和婦女選舉權的支持是否過於草率。穩健派代表的領袖巴爾扎克及時解決了困境，他提議把阿納托爾任命為目前尚無任何權力的法律公民委員，以便把他「作為革命的一面旗幟懸掛起來」。議員們喜歡這個巧妙的說法，提案在歡聲笑語中以高票通過了。

帕里斯廣場上聚集的市民們對走出議事廳的革命花瓶阿納托爾熱烈地鼓掌。阿納托爾在廳門口的台階上站定，靈巧地揮動手臂，做出樂隊指揮家的動作，在廣場上激起一片放肆的笑聲。這位年輕漂亮的法律委員走下台階，民眾們就在他面前自動分出一條道路，如同紅海面對先知摩西。高個子的莫斯科公子假裝脫帽，然後深鞠一躬，向庶民們致以文雅又詼諧的謝意。人群中響起一片興奮的歡呼，伴隨著零星的大笑，經久不斷的掌聲更加熱烈了。阿納托爾十分享受人民的愛戴，打從心底覺得自己值得接受這些歡呼，並因此而感到滿足。他的腳步輕快，幾乎是蹦蹦跳跳地走路，並且左顧右盼，不時微微點頭並露出可愛的微笑。偶爾他認出自己熟悉的面孔（通常是女士），便朝對方眨眨眼睛、挑挑眉毛或擠擠鼻子，就像剛剛完成惡作劇的少年對自己的同伙作出狡黠而幼稚的表情。

在阿納托爾身後出來的是軍事公民委員馬塞爾·德蒙彼利埃，夏爾國王親自冊封的杜赫納子爵。子爵馬塞爾是個低調而不苟言笑的青年軍官，長相端正，面孔稜角分明，中等身高，走路時腰板挺得很直，彷彿時刻都在行軍。也許是擔任宮廷侍衛時留下的習慣，他的身旁常佩利劍。市民們獻給子爵的掌聲整齊克制，那是一種敬佩而尊重的感情，也許還夾雜了些許畏懼。蘇瓦松的民眾不會忘記，在王室下令解散議會的關鍵時刻，正是這位沈默的軍官倒戈支持議會並控制了國王。對於民眾的致意，子爵馬塞爾微微頷首以示回應，沒有向民眾行禮。他沿著阿納托爾·葉甫謝耶維奇分開人群的那條小徑前進，右手握著腰間的佩劍，步子邁得很穩。高興的阿納托爾察覺到子爵的存在，在人群中回過身來，對他說：「告訴您，艾呂雅先生的提案我投的是反對票。我不支持沒收貴族地產，至少不支持沒收您家的財產。」他的語氣十分真誠。

「我投了贊成。」子爵簡短有力地說，並未停下腳步。

「您真有意思，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阿納托爾向後退了兩步，然後靈活地轉身，與子爵並肩行走，人群拓寬縫隙給他們讓道。阿納托爾接著說：「他們說，您要麼是個聖人，要麼就是個陰謀家。」

「您覺得是哪個？」子爵隨口問。他並不討厭這個性情與自己截然相反的輕浮公子，反而有點喜歡他。三級會議召開以來，他和阿納托爾常在一起聊天，已經混得很熟。

「您兩種都是，」阿納托爾狡猾地眨眨眼睛，「一個神聖的陰謀家。」後一句話他是用誇張的戲劇腔說的。

子爵難得地笑笑。「我只是個辦事人員罷了，」他輕輕搖頭說，「不過比您這種傢伙認真些而已。」

「我怎麼不認真了？」阿納托爾委屈地抗議，「我的每項提案都是我自己的真實主張。高盧全境也沒有幾個比我更誠實的人。」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彷彿那裡儲藏著可供查驗的真相。

「我相信您。」子爵用多半是假裝的嚴肅口吻說，「但是要讓議員和人民相信這樣微妙的真理，您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會有這樣的一天的！」阿納托爾揮了揮拳頭，彷彿下定決心要辦一番大事。

其他幾位公民委員也陸續出來了，廣場上的人群向議事廳門口簇擁，子爵和阿納托爾周圍的民眾稀疏下去。歡呼聲、掌聲和激動的叫嚷聲從二人身後傳來。

革命是民眾的節日，子爵馬塞爾心想，對他們來說一切都很愉快。他卻不能像民眾或阿納托爾一樣無憂無慮。作為軍事公民委員，子爵必須面對不那麼鼓舞人心的現實。就在昨天，薩克森女王向議會遞交了最後通牒：如果蘇瓦松的民眾不在本月十五日之前釋放國王，東北邊境的阿勒曼軍團就要向革命首都進軍。與此同時，紐斯特里亞的軍隊已在兩個月的狂歡中徹底瓦解了。總司令德拉伯雷將軍提交的報告顯示，全國七成半的士兵已經自行離隊，在蘇瓦松和東北軍區這個比例則超過九成。留下來的士兵多數比走掉的戰友更無紀律。他們沈湎於縱酒狂歡，把不聽話的長官槍斃，搶劫附近的村鎮和莊園，有時簡直是為了娛樂而隨意殺死無辜的路人，姦淫擄掠一番之後氣勢洶洶地向首都開拔，在蘇瓦松的議會面前彙報自己的革命功勳。而議會不得不給這些人頒發榮譽獎章，因為除了他們已經沒有成規模的部隊願意為革命作戰。公民會議的代表們就革命軍隊應採取哪種組織方式的問題爭論不休：巴爾扎克主席領導的穩健派要求強徵革命民兵，激進派議員夏多布里昂主張完全自願的自由兵役制，保王派提議恢復舊軍隊中的紀律，子爵的朋友阿納托爾則同時提出全民皆兵和廢除一切部隊兩個相反的動議。在子爵看來，目前的問題與其說是如何正確地以革命方式組織軍隊，不如說是能否在革命毀滅以前按無論哪種方式組織出任何一支軍隊。對這後一個問題他並不樂觀。今天早些時候，由少數議員和舊將軍們組成的委員會在數小時煞有介事的討論後做出謹慎的估計：目前能夠有效行動的武裝力量僅有子爵手下那支一千五百人的宮廷禁衛軍，而憑這支部隊戰勝薩克森女王的幾率是零。「其實這根本沒什麼需要討論的，完全就是明擺著的事兒。」北方軍區司令蒙台涅幸災樂禍地總結。說這話時，這位年過七旬的將軍愜意地靠在天鵝絨座椅上，眼睛眯成一條縫，向子爵這位老下屬和新上司投來不屑的目光。「為了您自己，」子爵有些憂鬱地對蒙台涅說，「我請求您不要表現出這麼明顯的反革命立場。」這話並非意在威脅，子爵真的擔憂這位莽撞的老領導會被革命的浪潮吞沒。布勒東和艾呂雅這樣的激進派議員已經在提案清洗反動軍官了。老將軍用鼻孔哼了一聲，沒有回答他。

「想什麼呢！」阿納托爾把手伸到子爵的面前，上下揮動。他們已經走出了帕里斯廣場，來到蘇瓦松的中央主街上。商販們吆喝著推銷各式各樣的產品，阿奎丹的奶酪，香檳的葡萄酒，日德蘭的鯨骨雨

傘，諾夫哥羅德的狐皮大衣，中國的瓷器，阿拉伯人的椰子乾。國王的禁令廢止不過一周，這些攤販就如雨後的蘑菇那樣從虛空中快速生長出來，布滿紐斯特里亞的大地。

「我要在蘇瓦松的市民里招募一支軍隊。」子爵對阿納托爾說，眼睛望向街道之外的遠處，「大概八千人。只要批給我這些人一個月的口糧就行。軍餉和訓練我自己想辦法。我需要議會的授權，明天就要批准，再晚就來不及了。」

只有少數人知道阿納托爾夜間的工作。在太陽落山之後，這位不太正經的莫斯科公子游走於議會各派的頭面人物之間，推動或阻礙議案的通過，製造聯合也製造分裂，同時散布仇恨與寬容。子爵馬塞爾是瞭解他夜間活動的少數人之一。

「很好的想法，」阿納托爾推諉說，「可是您跟我說這個沒用。我自己的議案還沒有一個被通過呢。我又不是夏爾·洛文。何況現在這個年頭，洛文也好，葉甫謝耶維奇也罷，恐怕都沒什麼用。」阿納托爾在一個出售東方食品的小攤前停下腳步，好奇地端詳起那些珍稀的異域水果來。

「我知道您有辦法。」子爵在他的身旁站下。「您務必得幫這個忙。我明天上午提交一個議案，您今晚先跟那幾個俱樂部領袖說說，讓他們趕緊通過。這事耽誤不得，女王的軍隊進了蘇瓦松，您、我、議員們的腦袋都得一起掛到聖馬可門的城牆上。」

「好吧，但我也只能試試，不保證能成功。」阿納托爾還是那樣輕佻地說。「您為什麼不自己去和議員們說呢？巴爾扎克主席很喜歡您，夏多布里昂先生也是。艾呂雅雖然罵您，但他心底還是欣賞您的。您和他們直接交流，效果要比通過我好得多。可以嘗嘗這個嗎？」阿納托爾指著一個粉色的、狀似菠蘿的水果，向纏頭巾的地攤老闆挑了挑眉。

纏頭巾的老闆點頭。阿納托爾於是拿起那個水果，用力啃了一口。他費力地咀嚼嘴裡的東西，很快皺緊眉頭，十分勉強地咽了下去。

「這也太難吃了。」阿納托爾痛苦地說。

「要剝皮的。」老闆用濃重的東方口音回答。他指指阿納托爾手裡那個啃過的水果，厚厚的果皮下剛剛露出白色的果肉。阿納托爾無奈地聳聳肩，扔給老闆一個銀幣，把剩下的水果丟進垃圾筐里。

「說好了，您必須得幫忙。」子爵馬塞爾朝阿納托爾轉過身去，用萬分嚴肅的語氣再次強調，說話時身體微微前傾，直勾勾地盯著對方的眼睛。阿納托爾似乎有點被嚇到了。他看看子爵腰間的佩劍，輕輕向後退了一步，像受驚的小狗那樣點了點頭。

「謝了。」子爵滿意地說。

「親王！」一名女性的喊聲從遠處拋來。子爵扭頭看去，是個漂亮的年輕女人，穿著頗為華麗，應該是貴族，至少也是家境殷實的資產階級。女子看到子爵和阿納托爾，立刻提著洛可可風格的厚重長裙從主幹道旁的岔路上小跑過來，急急忙忙地。

「啊。」子爵身旁的阿納托爾輕輕叫了一聲。子爵不解地看向他。

「這下完蛋了。」阿納托爾用災難臨頭的絕望語氣說。

女子走到他們身邊，完全無視了子爵馬塞爾，怒氣沖沖地質問阿納托爾：「伊萬諾夫·葉甫謝耶維奇

· 您就這麼走了？這樣的人還算是一個親王！」

阿納托爾窘迫地笑笑。他張了張嘴巴，卻終於沒說出話來。

「乾嘛總躲著我？」女子把脖子高高昂起，憤怒地瞪著阿納托爾。「以前您可沒這麼靦腆！」她的臉因氣憤而漲得通紅，子爵馬塞爾覺得自己好像在哪見過這幅表情。

「不是，」阿納托爾下意識地縮到子爵身側，慌亂地答話，「這幾天公民委員會的事情太多，我沒有時間……」

「好啊，伊萬諾夫·葉甫謝耶維奇大人，」女子不依不饒地說，「您現在是尊貴的委員了，按照舊的說法，算是部長、大臣，裂土封疆了。自然沒時間理我們這種小人物，自然是這樣。」末了，這個漂亮的女人還做出理當如此的樣子，深思熟慮地點了點頭。子爵馬塞爾覺得有點好笑。

「對了，您叫我去跟巴爾扎克主席說什麼來著？」阿納托爾求救似的望向子爵。

「什麼？」子爵天真地問。「我什麼時候叫您和巴爾扎克主席說話？」

「就是剛才啊，您讓我去和議會領袖們說什麼來著？」阿納托爾不斷向他擠眉弄眼，子爵馬塞爾全當沒看見。

「沒有，您記錯了。」子爵篤定地搖了搖頭。

「別演戲了！」女子對阿納托爾說，伸手去拽他的衣領。

阿納托爾靈活地閃身，及時躲開了。他假裝女子並不存在，依然面向子爵，厚臉皮地自問自答：「對了，您叫我去談徵兵法案的事。這事萬分緊急，一刻也不能耽誤，我現在就得去了。」他說完這話，忽然又一個轉身，朝街道另一側的小巷子飛快地跑去。找他對質的女子立刻追了上去，可是她受裙子的限制，終究沒法追上輕手利腳的阿納托爾。片刻之間，阿納托爾已經消失在小巷的盡頭。

又過了一會，女子氣惱地回來了，嘴裡還在不住地罵阿納托爾是無賴、文盲、哥薩克和差勁的人。看熱鬧的子爵馬塞爾注意到：她雖然脾氣挺大，罵人的方式卻很文雅。女子回到主街時，子爵十分客氣地向她詢問：「尊敬的女士，不知能否獲悉您的名字？」

「西爾維亞·德羅什福爾。」女子瞥了子爵一眼，冷冷地回答。「您的名字就不用說了，我們是知道的，叛徒。」她撇下這句話，頭也不回地走了。

西爾維亞，子爵馬塞爾驚訝地想，她是王后身邊的那個宮廷女官。禁衛軍包圍巴爾迪歐宮時，正是羅什福爾家的這位小姐出來向子爵遞交妥協的詔書。阿納托爾是怎麼跟她扯上關係的？

# 序章（上）

（在正文之后出现的）序章 洛林假日

1770年夏，杜塞多夫

「我不想當野人。」男孩認真地說，語氣很平靜。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孩，大概十歲，黑色的頭髮微微打卷，個子矮矮的，身材瘦弱。他和其他四個小孩圍成一圈，正在分配遊戲中的角色。小孩們的一側是漫無邊際的黑森林，那是洛林公國的東部邊界，另一側是座高大莊嚴的哥特式城堡，那是公爵的居城。傍晚的陽光灑在他們身上，為一切都染上一層淡淡的橘紅。

「你適合演野人，」五人中的唯一一個女孩說，她留一頭漂亮的金色長髮，眸子是蒼藍色的，臉蛋雪白。女孩比四個男孩都高一些，講起話來有種不容置疑的語氣，「大家都這麼覺得。」她朝身旁緊挨著自己的那兩個男孩看了看，他們都跟著點頭。

「可我不想當野人，」清秀的男孩固執地說。「如果沒人想當野人，我們可以抽籤，或者用轉盤決定。」

「我們沒有籤。」女孩左手邊那個胖胖的金髮男孩說。

「也沒有轉盤。」女孩右手邊的男孩補充，他戴著一頂樹皮做的騎士頭盔，樣子在成人看來很滑稽，可孩子們覺得這造型瀟灑極了。

「乾嘛那麼小氣，當野人有什麼不好的？」女孩有些不耐煩，她面向不願意當野人的清秀男孩，說：「洛文，你到底玩不玩？」

「我想玩，可我不想直接當野人，」被叫做洛文的男孩說。「這不公平，在蘇瓦松我們都是抽籤的。」

女孩被他的話激怒了，生氣地說：「在蘇瓦松你盡可以發號施令，在這裡不行。夏爾·洛文，別把架子擺到我們這裡來。這裡是洛塔林，不是你的高盧！」她的聲音越來越激動，最後已經接近叫喊。

「這和在什麼地方沒關係，」夏爾·洛文回答說，「本來就應該抽籤，你們沒理由非要我當野人。」

他的語氣依然平靜，這就更使女孩生氣。

「那你想讓誰當野人，夏爾·洛文？你說吧！」女孩質問。

「我不想讓誰當野人。我是說應該抽籤。憑什麼直接讓我當？就因為我跟你們不熟，你們就欺負我嗎？」夏爾·洛文也有些激動了，他說話時直視對方的眼睛，脖子高高地仰著（因為他比對方矮了不少）。他生氣的樣子有點像個小姑娘。

「誰敢欺負您！」女孩高聲說，「您是一個洛文，從來只有洛文欺負別人！」

「別理他，薇薇安，」戴頭盔的那個男孩說，「我們自己也能玩。」

叫薇薇安的女孩沒有聽進勸告，繼續對夏爾叫嚷：「您盡可以下命令，隨便您想讓誰當野人都行。您可以讓我們大家都當野人，就您一個做好人。誰不聽你的，你就叫你的高盧衛兵把他的腦袋砍掉，這不就結了嗎！多麼簡單啊，國王大人！」

「別吵架呀。」此前從未參與爭論的那個男孩說。他是五人中最矮的，和夏爾一樣瘦弱，可是不像夏爾那樣秀氣，有點像個猴子。「沒必要為這種事吵架。我這有幾枚硬幣，可以拋硬幣來選野人。如果大家都不願意當的話，我來當也可以。」

「閉嘴，佛蘭德，」女孩呵斥道，「用不著你在這扮好人。」

長得像猴子的佛蘭德向身邊的夏爾遞去一個無奈的眼神，學大人的樣子聳了聳肩，不說話了。

「這和誰是國王、誰是公爵沒有關係，洛薩女士。」夏爾用壓抑著憤怒的語調對女孩說。「遊戲應該公平，就是這麼回事，您沒必要東拉西扯。您知道自己不佔理，所以才亂說這些無關的東西。如果你們不想帶我玩，盡可以直接說明，我不玩就是了。可是你們不能欺負我。」

「我們不能欺負你，」戴頭盔的男孩怒火中燒地說，「可是你們高盧人卻可以隨便欺負我們。可以燒毀我們的農田，佔領我們的城市，搶走我們的小姐，讓我們對你的朝廷納貢。最後又說：不能提起這些，這些都是無關的東西！」

「可那些事不是我乾的，」夏爾有些沒底氣、又有些委屈地說。

「不是你乾的，那你乾嘛還到這來？」女孩逼問說。

「又不是我想來！」夏爾終於叫嚷起來，眼睛閃爍著淚花，「是攝政王非讓我來，不然誰願意在你們這個地方受氣！」

「你不願意在這受氣，」胖胖的男孩說，「你可以取消婚約。」

「無所謂他取不取消，約安。」女孩瞪著夏爾，驕傲地說：「我反正不會嫁給這種小氣鬼的。」

「何至於鬧成這樣！」像猴子的佛蘭德又冒出來充當和事佬，「從一方面講是紐斯特里亞戰勝了洛塔林，可是從另一方面講是洛塔林征服了紐斯特里亞。婚約使兩個偉大的國家融為一體，這不是很好嗎，乾嘛吵架！國王和王后是平等的。」誰也沒有理會他那故作深沈的法理學論述。

「我本來也不想和您結婚。」夏爾·洛文真誠地對女孩說。

「那太好了，」女孩冷笑一聲，「我可不想像奧莎尼那樣死在床上。」

夏爾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奧莎尼是他母親的名字。夏爾咬了咬自己的嘴唇，攥緊了拳頭。

「我不能允許您這樣污蔑王太后，」夏爾陰沈地說，「請收回您的話，洛薩女士。」

「她不是那個意思，」佛蘭德繼續打圓場說，「別生氣，洛文閣下，您——」

「這算哪門子污蔑，」女孩打斷他，不依不饒地、一句一頓地對夏爾說，「你的爸爸，菲利普國王，玩死了他的女人，自己嚇得自殺了，全歐洲都知道。」

女孩話音未落，夏爾的拳頭已經揮了過來，重重地打在她的下巴上。女孩驚訝地後退了兩步，用手捂住自己的臉頰，失聲大叫：「這就是紐斯特里亞的國王！」

夏爾還要接著打人，戴頭盔的男孩衝上來拉住了他。夏爾像個抗拒宰殺的小動物那樣扭動著身體，可是他的力氣太小，遠不足以擺脫敵人的控制。

「高盧人就是這樣，天生的野人！」驚魂未定的女孩忽然哭出聲來。那個胖胖的男孩不知為什麼也跟著她一起哭。

「您不應該打人，洛文閣下。」佛蘭德惋惜地說。「無論如何，打女人都有些過分了。」

「你走吧，離開這裡。」雙手按住夏爾胳膊的戴頭盔的男孩嚴肅地說，「洛塔林不歡迎你。再來時記得帶上你的高盧士兵，把我們都殺死。」

夏爾用力地咬自己的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他吮吸著自己的血，憤怒一點也沒有平息，可是表面上消停下來了。

「好，你放開我。」夏爾對戴頭盔的男孩說。「我走就是了，再也不來你們這個地方。」

戴頭盔的男孩放開了他。

夏爾後退幾步，用仇恨的眼神看了戴頭盔的男孩一眼，然後轉過身去，沈默不語地向城堡的方向緩緩走去。大家也沈默地看著他。

佛蘭德嘆了口氣，說：「何必呢。」

夏爾越走越快，到後來幾乎小跑起來。就在眾人分神的剎那，他忽然轉向，像離弦的箭那樣快速地往女孩的位置衝過去。戴頭盔的男孩想阻止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夏爾用盡全力撲向女孩，把她撞倒在地，緊接著自己撲在她身上，用力地扇了她一個耳光，然後立刻舉拳瞄准她的天靈蓋。佛蘭德及時擋住了夏爾的拳頭，不然這一拳很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

「高盧的瘋狗！」戴頭盔的男孩大叫，他從後方拉住夏爾的肩，想把他從女孩身上拽起來，可是力氣用得太大，一下子把夏爾的衣服撕壞，扯下一塊布來。夏爾被拽了一個趔趄，被他壓在身下的女孩也叫道：「瘋狗！」她用右腿朝夏爾的肚子猛踹一腳。夏爾悶哼一聲，竟吐出一點血來。這是他之前咬破嘴唇流的血。女孩有點害怕了。她向後挪動一段距離，站起身來躲開了。

局面於是演變成夏爾和戴頭盔的男孩的扭打。他們像野獸一樣搏鬥。戴頭盔的男孩扯掉了夏爾的一柳頭髮，夏爾打碎了男孩的頭盔。男孩用頭盔的碎片劃開夏爾的臉，夏爾用牙齒咬破他的手腕。夏爾的體格畢竟不如對方，很快就落了下風。一番拳打腳踢之後，丟掉頭盔的男孩已經用膝蓋壓住夏爾的後背，迫使他前胸朝下、緊緊地貼在地上。曾戴頭盔的男孩揪住夏爾的黑色頭髮，把他的腦袋向後拉，這是士兵在戰場上割斷喉嚨處決敵人的姿勢。他被發瘋的夏爾打得夠嗆，身上留下不少瘀傷和破口，也許還折斷了一根指骨。夏爾的狀況只會更糟。有那麼一瞬間，曾戴頭盔的男孩想把身下這位國王的腦袋重重地向地面砸去，可是他很快意識到不能這麼做。

「認輸嗎？」他依然揪著夏爾的頭髮，惡狠狠地問。



「不可能。」夏爾也惡狠狠地回答。

「向薇薇安道歉。」

「做夢。」

「我會殺了你！」

「試試看。」

於是男孩松開緊拽著夏爾頭髮的手，國王的腦袋摔在地上，發出沈悶的響聲，鼻子里流出了血。曾戴頭盔的男孩用握成拳頭的右手毫不留情地捶打夏爾的後背，每打一次都叫：「道歉！」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沒門！」

女孩被殘酷的戰鬥嚇到了。「你快把他打死了，」她輕聲對曾戴頭盔的男孩說，「放開他吧。」

「除非他道歉！」男孩大喊。

「沒門。」一直被打的夏爾小聲說。他現在只能在嘴上逞能了。

那個胖乎乎的男孩還在哭個不停。長得像猴子的佛蘭德已經悄悄溜去找大人了。

「放了他吧，」女孩再次說，她的嗓音有些顫抖，「你快把他打死了。」

「就是要打死他。」騎在夏爾身上的男孩冷酷地說，朝女孩那邊看了一眼。

就在這一眼的功夫，被按在地上的夏爾忽然扭動身體，飛快地打了個滾。騎在他身上的曾戴頭盔的男孩猝不及防，被甩到了地上。夏爾踉蹌著爬起來，用盡全力朝他的腦袋狠狠踢了一腳，然後頭也不回地向城堡外的黑森林跑去。

「瘋子！高盧人都是瘋子！」女孩失態地叫道，蹲下去查看曾戴頭盔的男孩是否受傷。她身後的那個小胖子則什麼也不會做，只會不停地哭啊哭。他們就這樣任由夏爾逃跑了。

夏爾不顧一切地跑，不曉得在躲避什麼。其實沒人在追他，他也知道這點，可是他無法停下腳步。黑森林的樹葉在風中沙沙作響。世界上只剩下風聲、樹葉聲和夏爾嗒、嗒、嗒的腳步聲。夏爾想到爸爸那張總是掛著淺淺笑容的臉，想到他長長的黑髮和漂亮的眼睛，想到他把食指按在腦門上轉圈，對夏爾和媽媽說：「真麻煩啊，我不想當國王。」夏爾想到媽媽穿著華麗的普熱美茨長裙迎接民眾的歡呼，想到她穿著騎士的鎧甲威風凜凜地縱馬馳騁，想到她在床邊合上聖經故事、輕輕親吻他的額頭，想到她的溫柔的懷抱。她和爸爸躺在教堂的冰冷的棺木里，再也無法睜開眼睛。

「爸爸和媽媽要去洛林度假，過幾天就回來。夏爾在家要好好學習哦，不能和老師頂嘴。」爸爸對夏爾說。

「他們再不會回來了，陛下。您要堅強起來，擔負起王國的責任。」老師對夏爾說。

「加冕的日子是苦澀的。」攝政王卡門在歡呼的人群中深沈地說，像是在自言自語。「人們只看到王子獲得了權力，卻想不到他必定同時失去了父親。」

夏爾想到自己的爺爺於格，那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已在久遠的記憶中變得面目模糊，他把小小的夏爾抱在懷裡，對匍匐在地的眾貴族莊嚴宣佈：「我把洛林賜予夏爾·洛文。」那時的夏爾不知道洛林這個詞的意思，還以為是一種漂亮的寶石，高興地笑個不停。

「我不想要洛林！我也不想當國王！」遍體鱗傷的夏爾在杳無人跡的森林深處叫喊，終於放聲大哭起來。他始終沒有放慢腳步，持續不斷地跑著，彷彿這樣就可以把不義、仇恨和謊言統統拋在身後，讓世上一切骯髒的和殘忍的東西再也追不上他。

紐斯特里亞國王夏爾·洛文就這樣在他領有的洛林公國的黑森林里無緣無故地奔跑，直到他的體力徹底耗盡，直到夜色像海洋一樣吞沒了他。精疲力竭的夏爾倒在林間的空地上，仰面朝向林木遮蔽的星空。夏爾感到自己的顱骨生硬地貼在粗糙的土地上，感到自己的心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躁地跳動。他聽到全身血管中的血液汨汨流動的聲音，這血液曾在一千年前的蠻族酋長希爾德里克體內流動，曾在五百年前那位與他同名的祖先復國者夏爾的體內流動，曾經在他那因戰功被稱頌的爺爺和他那因早逝而被侮辱的父親的體內流動，現在也在他夏爾·洛文體內流動。我是紐斯特里亞的王。夏爾心想。我不能逃跑。我生來是為了領導，不是為了逃。洛薩公爵小姐無權傷害我，她的臣僕更無權這麼做。他們必須聽從我的命令，如果不聽就強迫他們聽，誰敢造反就殺掉他。夏爾惡狠狠地想著，他咬緊牙關，朝天空揮動拳頭。樹梢間的無垠星海以沈默回答他。黑森林的鳥兒發出清脆悠長的吟唱，決心堅定的夏爾在她們的歌聲中睡著了。

夏爾在徹骨的全身疼痛中醒來。四周的森林仍然一片漆黑，他不知道自己睡了一天、兩天還是只睡了一會兒。他想抬起自己的胳膊，卻覺得胳膊好像斷了，稍一用力便有股無法忍受的劇痛傳來。身體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夏爾強忍著痛苦動了動脖子，脖子竟然發出咔咔的響聲，聽起來簡直像是斬首的聲音。過於強烈和持久的疼痛已經不再是疼痛，而是變成一股苦澀的咸味，厚重而粘稠地凝結在夏爾的喉嚨。夏爾抵了抵嘴唇，忽然開始劇烈地咳嗽，這次從他的胸腔里貨真價實地咳出一口鮮血。他不停地咳嗽，每聲咳嗽都震得整個胸腔顫抖起來，顫抖引起的痛苦導致他全身痙攣，於是疼痛又加重了十倍。我要死了。夏爾心想。攝政王知道我死在這裡會怎麼做？他會摧毀洛林，夷平杜塞多夫，把那些壞東西的腦袋都砍掉。夏爾的腦海中浮現出洛薩公爵小姐、她那胖乎乎的弟弟、她的「封臣」佛蘭德和她那個戴頭盔的小跟班四人的形象。夏爾想象他們的腦袋並排插在槍尖上。不對，夏爾對自己說，三個人的腦袋，沒有佛蘭德，因為他並不壞。於是夏爾重新構想。左邊是小胖子約安尼斯的腦袋。右邊是那個戴頭盔的瘋狗，就是他把夏爾打死了。中間最高的槍尖上插的是洛林公爵小姐薇薇安·洛薩的腦袋，頭髮自然是剃光了。她應該被砍掉腦袋，不是因為她指示手下謀殺了自己的國王，而是因為她對夏爾的爸爸媽媽無恥地造謠中傷，而被她侮辱的是世界上最純潔的兩個人。夏爾想象這三個壞蛋的腦袋插在長槍的尖頂上，任由烏鴉啄食他們的眼球，他們的血從脖頸的斷口湧出來，順著槍桿流淌，民眾在他們的頭顱前拍手歡呼。夏爾幸福地笑了。

強烈的飢餓感順著後背爬上夏爾的舌尖。他咽了口唾沫，喉嚨被牽動著一陣劇痛。我要死了，是的，我知道了，不用再報告了。夏爾這樣想著，決心從此忽略一切疼痛的感覺。他沒做絲毫準備就猛地站起身來，肌肉抽搐，姿態扭曲，整個身體都趑趄地晃了幾晃，可是終究沒有倒下。他想要尋找食物，這時才遲鈍地意識到自己浸沒在黑暗中，什麼也不可能找到。他抬頭看天空，潔白的月亮和燦爛的星海，可是不能吃。似乎有段若隱若現的聲音從遠處傳來，這聲音已經有好一陣子了，可是此刻剛剛引起夏爾的注意。夏爾盡力安靜下來，好奇地朝那個方向傾聽。

是狼的叫聲。

夏爾打了一個寒戰，然後他再次認真地聽。

確實是狼的叫聲。在寂寥廣闊的黑森林里，夏爾聽到狼的叫聲。

「黑森林里野獸縱橫，」一首兒歌這樣唱，「小孩們的屍骨滿天拋。」

夏爾·洛文是一位國王，但狼並不知道這點。他身上的血腥味把狼引來了嗎？恐懼一下子鑽進他的骨髓，他真切地嗅到死亡的清冷氣息，神經重新緊張起來。剛才還那麼熾烈地燒灼他全身的疼痛感竟在一個冰冷的顫慄中完全消失了。夏爾屏息凝神地聆聽。狼的叫聲再次響起。不是一隻，而是很多只。遠處，近處，左邊，右邊，身前，背後，數量不明的狼在夏爾周圍嚎叫，唱響一支陰森可怖的奏鳴曲。夏爾向上帝禱告：千萬別讓它們發現我。可是狼的叫聲絲毫沒有遠去的意思。它們的叫聲越來越清晰，越來越使人汗毛倒豎。它們正圍成一圈靠過來。夏爾望向森林中的深邃黑暗，想要尋找那些可怖的身影，又害怕自己真的找到它們。夏爾什麼也沒看到。群狼的嚎叫越來越近，可是一點也聽不到它們的腳步聲。它們的叫聲已經近在咫尺，有五隻或者六隻，像是隔著巴爾迪歐宮的御階奏事的大臣那麼近。如果在白天，夏爾肯定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耳朵里的絨毛，可是現在是黑森林中無光的夜晚，什麼都沒有，只有那陰魂不散的嚎叫。夏爾想象野狼們那一雙雙陰險的小眼睛，這些眼睛正聚精會神地窺視著他。夏爾看不到它們，它們卻無疑能看到夏爾。它們正在圍獵他，夏爾清楚地意識到這點。他會被狼群的利爪撕碎，那些爪子比最好的日內瓦軍刀還要鋒利，割開他細嫩的皮肉毫不費力。它們會把我吃掉，把骨頭滿天拋。夏爾已經聽到一隻狼的喘息和低吼，那聲音就像憤怒的獵犬，可是比最凶殘的獵犬還可怕得多。熱氣從它的犬牙間噴吐出來，也許還帶著血腥的氣息。夏爾仍然什麼都看不到，可他感覺到了狼。他感覺到它們正在貼近自己的身邊。它們在聞他的味道。夏爾想象自己的心臟被野狼的利爪剝出，胸口猛地收緊了。到了最後，他已不再向上帝祈禱拯救。他知道自己已經無法獲得拯救。他甚至忘記了恐懼。他的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他的心被這個念頭充滿，因此顧不上恐懼死亡。在這個瀕臨終結的最後關頭，紐斯特里亞國王夏爾·洛文想的是：攝政王會為我復仇。

領頭的狼撲了上來。夏爾直到最後都還是什麼也沒有看到，但他的整個身體都為此刻做好了準備。他沒有反抗，因為知道那無濟於事。他沒有叫嚷和哭喊，因為他已決心接受屬於一位國王的光榮的死亡。國王夏爾咬緊牙關，絕不允許自己被任何殘酷的虐待嚇倒。狼的第一次衝擊卻並不殘酷。厚厚暖暖的一團絨毛撞在夏爾的身上，把他撲倒在地，可是它的動作並不暴戾，反而近乎溫柔。它用舌頭舔舐夏爾的脖頸，冰涼的獠牙貼在夏爾的臉上。這些動作使夏爾想起冬天唱。那是爸爸養的一隻金色的大狗，它看到夏爾時就歡快地撲上來，不顧一切地把這個小孩撞倒在地，熱情地舔舐他的脖頸。這是冬天唱表達愛和友好的方式。冬天唱去哪了？它後來怎麼樣了？夏爾不記得了，怎麼也想不起來了。難道這只狼就是冬天唱嗎？

不是，這只狼並不是冬天唱。它舔舐獵物只是為了事先確定口感。它的同伴已經到了，它們圍著夏爾·洛文的身體，為自己豐盛的晚餐慶祝，它們歡快地叫著，就像部落時代的人們在捕獲大型野獸之後快樂地唱歌。響亮的狼嚎聲在黑森林里此起彼伏。夏爾竟然也被它們那種淳樸的快樂所感染了。我死了，他天真地想，這固然很壞。可是它們也能吃上一頓飽飯，這件事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它們值得為此感到高興。一隻狼咬破了夏爾的腳踝，另一隻狼正文雅地小口啃食他的手臂。洛文家的血在黑森林的土地上緩緩流淌，浸潤了乾枯的砂石。夏爾想到不知是哪位詩人的句子：

「.....在清涼靜謐的夜晚，甜美的死亡.....」

一隻狼忽然淒厲地嚎叫起來。接著是另一隻，又一隻，第四隻。狼群在夏爾的身邊狂躁地跳動，像是撒了鹽的蝸牛那樣扭來扭去，胡亂揮舞的利爪划傷了夏爾的皮膚。「你們弄疼我了。」夏爾抗議說。可是狼群拒絕回答他的抗議，沒過一會兒它們就不再跳動，不再歡呼，也不再發出恐怖或淒厲的叫聲了。它們死了。

這真有意思。夏爾·洛文想。一方面看是我死了，另一方面看卻是它們死了。他按照自己對事情的理解，很快在腦海中構想出關於死亡的世界圖景：生者的世界和死者的世界類似一個鏡子的兩面，生者穿過鏡面就來到死人的世界，而在對面那個世界活著的東西，在這個世界里就是死的。狼群殺死了夏爾，夏爾就來到鏡子的這面，可是狼群還留在那面，因此在夏爾這面它們是死的，它們過不來。

「那麼，」夏爾興奮地對自己說，「爸爸媽媽應該也在這面！」他想馬上出發去尋找他們，於是立刻站起身來。腳踝傳來的前所未有的鑽心劇痛迫使他重新坐下。死人也會疼，這樣的事實讓夏爾感到相當懊惱。難道我就得帶著這樣一副被狼啃過的殘破身軀永恆地生活下去嗎？或者說，這樣永恆地死亡下去？他氣憤地想。全能的造物主如果真的這樣安排，能說祂是仁慈的嗎？

就在夏爾和上帝鬧彗扭的短暫功夫，一個身影在黑暗中向他靠過來。那是一個人。夏爾雖然看不見他，但是感覺到了他的氣息。那人走到夏爾面前，揮動什麼東西，一團火焰就在二人中間豁地竄升起來，照亮了她的面孔。

那是一個麥色皮膚的女孩，年紀比夏爾大不了多少。她舉著一支剛剛燃起的火把，似乎背著張弓，一身破舊的粗布衣服，褲子好像露著小腿，但在火光中看不太清。女孩的長相很普通，但眉宇間有種冷酷的氣質。冷酷這個詞形容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姑娘似乎不太合適，可她確實給夏爾這樣一種感覺。

「米迦勒？」夏爾在跳動的火光中提問。他把女孩當成了自己的接引天使。

「瑪利亞，」女孩說，「不是耶穌他媽。」她說的不是夏爾和本地貴族所用的高盧語，而是阿勒曼人的語言。夏爾也懂阿勒曼語，但天使應該會對人類使用他們本國的語言吧？

「這是哪？」夏爾試著用高盧語提問。

「高盧人？」叫瑪利亞的女孩於是改用高盧語，但是仍然帶著濃厚的阿勒曼口音，「德意志的黑森林。你差點被狼吃了。」

阿勒曼人把阿勒曼叫做德意志。夏爾有些明白過來了。他大概並沒有死，這女孩應該是洛林公國的本地人，也許是黑森林里的獵人。洛林公國夾在高盧人的紐斯特里亞和阿勒曼人的諸邦國之間，這裡的高盧人都會說些阿勒曼語，阿勒曼人則都會說些高盧語。

「那些狼呢？」夏爾好奇地問。

「殺了。」女孩瑪利亞簡短地回答。她把火把用力插進土里，從身後抽出幾條破布，對夏爾勾了勾手。

夏爾沒明白她的意思，疑惑地眨眨眼睛。

「腳。」瑪利亞言簡意賅地說。

夏爾聽話地把被狼啃傷的腳踝伸了過去。女孩輕巧地拽掉他的鞋，把他的褲腳輓上去。瑪利亞仔細觀察他腳踝處的傷勢，皺了皺眉，但還是用布條緊緊纏了五圈，最後打上一個蝴蝶形狀的結。她又朝夏爾勾了勾手。

夏爾東張西望地在自己身上尋找其他傷口。在不算明亮的火光中他看不太清。除了被洛薩小姐的跟班

划傷的那些口子之外，夏爾沒有找到別的。

「左胳膊。」瑪利亞下達指示。

夏爾於是順從地把自己的左胳膊遞給她。他覺得自己是個很乖的病人。瑪利亞依然利落地捲起他的袖管，把左臂的傷口包扎起來。

「躺著吧。」她吩咐說。

夏爾乖乖地在火把旁邊躺下了。瑪利亞轉身向森林里走去。夏爾又焦急地坐了起來：「您去哪？」

「給你弄點吃的。」

「可是我自己在這，」夏爾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可能還是會被什麼別的動物給吃掉。這裡的火光太明顯了。」

「黑森林的野獸不會靠近我的火把。」瑪利亞用敘述自然真理的平實語氣說，破天荒地講了一個長句：「它們不會來送死的，因為它們已經學聰明瞭，這就是教育的重要性。」

「別走，求您了。」夏爾害怕被獨自丟在危險的森林里，他剛才匯聚起的那點國王的勇氣已經消失無蹤。「我可以吃那些狼的肉。」

「好主意。」瑪利亞認可了他的想法。她在周圍撿了些樹枝和石頭，在夏爾旁邊搭成一個簡單的篝火，點燃。然後她把火把丟在地上，從身後不知什麼地方掏出一把小鏟子，靠鏟土把火把蓋滅了。她用幾根樹枝在篝火上搭出一個烤肉架，又從背後拿出一把小刀，從周圍的狼的屍體上切下幾塊肉，放到燒烤架上烤。她把一支支短小但鋒利的箭從群狼的屍體里拔出來。做完這些，瑪利亞在她的病號對面盤腿坐下，開始用小刀打磨自己的箭尖。在瑪利亞工作的時候，夏爾聚精會神地盯著她，他的眼睛跟著瑪利亞一起轉來轉去。真厲害啊，夏爾心想，要是我有這麼厲害就好了。

「你還叫人給打了？」篝火對面的女孩瞄了一眼夏爾滿是傷疤的臉，問。

夏爾點了點頭。

「你真倒霉。」瑪利亞同情地說。

「我也打了他。」夏爾補充說。

「嗯。」女孩不置可否地說。

「你叫什麼？」她問夏爾。

「我叫夏爾·洛文。」夏爾實話實說。

見她沒什麼反應，夏爾又補充說：「我是紐斯特里亞的國王。」

「哦。」瑪利亞敷衍地回答。

「您不感到意外嗎？」夏爾有些氣餒地問。他好像急於在對方面前表現自己。

「你是紐斯特里亞的國王，」女孩沒有看他，繼續削自己的箭頭，同時用輕佻的語氣說：「我呢，則是黑森林之主，全薩克森和半島丹麥人的女王，無邊草原的大可汗，漢堡、呂貝克、不萊梅和其他十三個貿易城市的保護者，德意志皇帝，正統信仰的守護人，羅馬大將軍。」

夏爾被她逗笑了。「無邊草原的大可敦。」他糾正對方，「那個詞的陰性是這麼說的。」

「無所謂，我又不是語法學家。」瑪利亞回答，也朝他笑了笑。夏爾看到她笑了，心裡甜滋滋的，連疼也忘了。

「您要是洛林公爵小姐就好了。」他像個神經病似的喃喃自語。

「我要是全世界之主就更好了。」瑪利亞說。她把小刀收起來，用自己的箭頭挑起燒烤架上的狼肉，遞到夏爾的嘴邊。夏爾咬住那塊肉，沒等它冷卻就嚼碎咽下去了。燙嘴的感覺固然不舒服，飢餓卻更加難熬。瑪利亞又這樣遞給他幾塊肉，夏爾吃得依然這麼起勁。女孩以一種投餵家畜的好玩心態觀察他，心想：這個小傢伙自稱國王，可是看起來連肉都沒怎麼吃過。他的衣服倒是挺漂亮，可是叫人撕破了，大概是偷的吧，也許他就是因為這個才挨打。

狼肉的味道和其他動物沒有什麼區別，至少對飢餓的夏爾來說是這樣。夏爾津津有味地吃著片刻之前還想以他為食的野獸，瑪利亞則饒有興味地把一塊塊的烤肉不斷餵給他。媽媽以前也是用這種看小動物的饒有興味的眼神觀察夏爾吃飯。夏爾望向瑪利亞的臉，忽然覺得她和已逝的母親有幾分相似。他立即搖了搖頭，驅散這種叫人不太舒服的聯想。

「你家在哪裡？」瑪利亞問。「你的腳傷得很重，得找醫生治療。今晚你先在這養傷，明天我去你家找點人，把你弄回去。」

夏爾想說在杜塞多夫的公爵城堡，可是想了想又覺得那裡不是他家。於是他說：「我家在蘇瓦松，紐斯特里亞的國都。」

「那麼遠我可去不了。」瑪利亞乾脆地回答。

夏爾不說話了。瑪利亞也沒再追問。這個話題就這樣結束了。女孩又坐了一會兒，然後她也躺下了。篝火熄滅了。兩個小孩在幽深寂靜的黑森林裡面朝天躺著，誰也不說話。鳥兒的叫聲從遠處傳來。繁星閃爍。夏爾的傷口依然疼痛，飢餓感也沒有消除，疲憊是加重而不是減輕了。可是從即位以來，夏爾·洛文沒有一刻像現在這樣幸福。一陣涼爽的晚風吹過，樹梢間的葉片發出好聽的響聲，淺藍色的月光從那裡灑進來。夏爾沒來由地開口說：「我喜歡您。」

瑪利亞朝夏爾的方向扭過頭去，嘲諷地看了他一眼。

「我想和您結婚。」夏爾篤定地說，仍然望著天空。

「每個人都可以有他的夢想。」瑪利亞心平氣和地回答。

她瞧不起我。夏爾這樣想，並不感到氣餒，反倒挺快樂。這很正常，我現在的樣子很狼狽。往日的我比這要好得多。夏爾在心裡默默點數自己配得上做一個丈夫的優點：會三個主要民族的語言，還會一些拉丁語，熟悉歐洲歷史，能吹豎笛，精於彈奏七弦琴，也會射箭（雖然射得不好），長得還算漂亮

，而且是一個國王。多好的一個男孩，夏爾對自己說。他在傻笑中睡著了。

瑪利亞拍拍他的臉蛋，說：「起床了，起床了！」夏爾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不知自己身在何地。他透過惺忪睡眼看到女孩那張冷峻的臉，感到十分安心，又閉上眼睛繼續睡覺了。

「起床了！」女孩不耐煩地叫喊。見夏爾沒有反應，她從身後掏出一個銀色的哨子來，鼓起腮幫子，用力吹響。夏爾被刺耳的噪聲再次吵醒，不甘心地揉了揉眼睛。

「乾嘛呀。」他有些耍賴地說，還沒有完全弄明白這世界是怎麼回事兒。

「都下午了，你可真能睡啊。」瑪利亞用誇張的口氣說。「我得去找你的家人了，你這傷口不能一直放著不管，我自己又抬不動你。你家到底在哪？」

「我最近住在杜塞多夫的公爵城堡，可是……」

「行了，這就夠了。」瑪利亞打斷夏爾。她把那個銀色小哨子遞給他，說：「我不在的時候，如果你又碰到狼，就大聲吹這個口哨。我沒有走太遠的話就能聽到，而且這附近的野獸一般聽到哨聲就躲開了。」

夏爾懂事地點點頭。他還想再找些話題，說兩句沒用的廢話，可是瑪利亞已經走了。

佛蘭德走在最前面，其他三個孩子跟在他身後，他們在黑森林里尋找國王夏爾·洛文。走在前面的佛蘭德佝僂著身型，一會兒躡到這邊，一會兒又躡到那邊，神經質地東張西望，總是低頭查看地面。每次看到血跡，他就發出一長串的嘆息和抱怨：「都怪你，布法羅，你真是頭瘋牛。看看這些血。他准是叫你給打死了，要不就是被狼吃了。現在好了，就因為你非要逞能，整個洛塔林都完了！」

「誰叫他先打了薇薇安。」布法羅小聲嘀咕。他就是昨天那個戴著頭盔的、和夏爾搏鬥的男孩。

「他是國王！」佛蘭德大叫起來，「他愛打誰就打誰，他可以把我們都殺死，腦袋插在槍尖上！」

「行了佛蘭德，」公爵小姐薇薇安·洛薩在他身後不滿地說，「別發瘋了，你這牆頭草。洛文是國王，你不是！」

「我是這裡唯一一個有理智的人！」佛蘭德繼續瘋狂地大吵大嚷，「今天我們要是找不到國王，你爸爸就會砍掉布法羅和我的腦袋去給老頭兒賠罪！我們要是找到個死的，卡洛公爵會把他自己的腦袋也一起送去！」

小胖子約安尼斯跟在隊伍後面，吃力地氣喘吁吁。他聽到自己的爸爸可能丟掉腦袋，又嚇得哭起來。

「閉嘴，約安！」公爵小姐憤怒地對不爭氣的弟弟說，「快閉嘴吧！你除了哭還會乾點別的嗎！」

小胖子約安尼斯抽抽嗒嗒地收回眼淚，煩人的哭聲逐漸變成一連串的嗚咽。

「他會不會半夜折回了城堡，」布法羅問，「故意裝作失蹤，就為了整我們？」

佛蘭德從鼻孔里冷哼了一聲。「你倒是會乾出這種事，夏爾·洛文不會。」

他們就這樣找啊找，眼看已經過了中午，還是沒有見到國王的影子。

「我們到底怎麼辦啊。」公爵小姐薇薇安絕望地說。

「很簡單，」感到自己生命垂危的佛蘭德不再講究禮節，對公爵小姐也開始冷嘲熱諷，「等我們和卡洛夫人都被砍掉腦袋之後，你去嫁給新的國王，繼續當你的王后，從此再也不敢傳播討人厭的下流謠言。」

「那是事實，根本不是謠言。」薇薇安抗辯。

「再也不敢傳播討人厭的下流事實。」佛蘭德說。「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區別。討人厭的事實就是謠言，一個公爵小姐連這點常識都不懂嗎？」

「一個男爵的兒子，連尊重他領主的女兒都做不到嗎？」公爵小姐反唇相譏。

「我們應當尊重的是憑真理的力量統治人心的人。這是德阿魯埃伯爵說的。」佛蘭德援引哲學家的名言作為回敬。

「又是個高盧人。你快去蘇瓦松的宮廷效力吧。」薇薇安說。

「如果今天有幸沒被你們害死，我倒是很樂意那麼做。」佛蘭德說。

「別吵了。」布法羅說，壓低了聲音。他指向前方的樹幹，一隻死去的狼側躺在那裡，喉嚨上插著一支鐵箭，血流到地上，城堡的方向延伸。布法羅湊上前去，嗅了嗅狼的屍體，屍體還沒有腐爛，應該是不久之前被射殺的。他拔出那支鐵箭，鐵箭不長，但是箭尖十分鋒利。

「這裡有獵人。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應該是狼的血。夏爾·洛文可能還活著。」布法羅簡短地做出結論。

佛蘭德聞聽此言如蒙大赦，他不再與公爵小姐鬥嘴，立刻繼續尋找夏爾國王。他的思路很明晰：夏爾總要吃飯，他在森林里能找到的食物只能出自獵人。這裡有獵人的箭頭，有箭頭就有獵人，有獵人就很可能有國王。就算沒有，獵人總歸對黑森林更加熟悉，肯定能幫上忙。想到這裡，佛蘭德乾脆扯開嗓子大喊：「有人嗎——」

除了被喊聲驚飛的鳥兒之外，沒人回應他。

精神重新振作的佛蘭德並不氣餒，他預感到自己今天將會保住腦袋，亢奮地跳進黑森林里搜尋。他繞著死狼側臥的樹樁一圈圈地尋找，逐漸向外擴大搜索範圍，把剩下三個小孩都拋在身後。他在心裡其實看不起那三個傢伙，雖然他們中的兩個是公爵的子女，可是三個都一樣傻帽透頂。他們的生命和地位，現在都要靠他佛蘭德的智慧來拯救。佛蘭德這樣想著，在森林里小跑起來，他覺得自己很快就能找到獵人，然後找到夏爾，最後把夏爾國王從艱難困苦的處境中拯救出來。「也許國王會封我做子爵。」長得像猴子的佛蘭德眉飛色舞地自言自語，忽然感覺腳下踢到一個軟軟的東西。佛蘭德低下頭去，紐斯特里亞年輕的國王夏爾·洛文正從那裡看著他。

「您踩到我的頭髮了。」身上纏著繃帶的夏爾面無表情地說。



佛蘭德向後跳了一步，自豪地大聲宣佈：「我找到了國王！」

公爵小姐、約安尼斯和布法羅都往這邊走來。夏爾趕緊爬了起來，他的腳踝還沒好，扶著樹才勉強站住。夏爾覺得煩躁，他認為自己現在的樣子很丟臉，不想再見到那些人。「讓他們走吧，」他對佛蘭德說，「我一會自己就回去了，今天晚上回蘇瓦松，再也不上你們這兒來。」

「國王陛下，別跟這些小孩子一般見識，」佛蘭德對夏爾說，彷彿這裡唯獨他倆是成熟而明事理的人，「他們什麼都不懂。」

公爵小姐還是來了。夏爾扭過頭去不看她，心想：如果這傢伙再說出那些詆毀人的話，雖然我的傷還沒好，我仍然要揍她。可是那個英勇善戰的跟班還是緊跟在公爵小姐的身後，令夏爾更加感到萬分厭惡。

「呸。」夏爾小聲說。

「對不起，」薇薇安·洛薩在夏爾面前說，「我昨天不應該非得讓您扮演野人。我不應該說那些難聽的話。」

夏爾沒想到這個壞人竟會道歉，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她。

「我不應該用無憑無據的謠言污蔑您的父母。不該說要取消婚約。請您懲罰我吧，陛下。」薇薇安用盡全身力氣說出這些話，然後她竟然在夏爾的面前雙膝跪地，金色的長髮貼在地上。洛塔林公爵小姐一生中還從未有過如此卑微祈憐的時刻。

夏爾不知該怎麼辦了，復仇的願望和同情的心理在他的靈魂中作戰，同情心很快佔了上風。「您別這樣，洛薩小姐。」夏爾慌亂地說，他彎腰想要扶起薇薇安，可是腳踝忽然吃痛，自己差點摔倒了，佛蘭德在一旁扶住他。

「請您和攝政王不要怪罪我的父親，也別怪布法羅和佛蘭德。」公爵小姐說，終於難忍屈辱地抽泣起來。儘管如此，她仍然堅持跪在夏爾的雙腳前，把頭埋得低低的。

「不會的，我不會怪罪他們的，您快起來吧。」夏爾急得也快哭了。

像猴子一樣精明的佛蘭德也被這寬恕的場景感動了。多麼偉大的政治家舉措，佛蘭德在心裡說，我還以為洛薩小姐夠不上一個公爵小姐，她完全可以當一個真正的女王！

「你們人倒是不少。」一個女聲從樹上傳來。

「誰在那兒？」布法羅警惕地朝那個方向問話。

瑪利亞從枝葉繁茂的樹冠里跳出來，順著幾支樹梢靈巧地滑落到地面。洛薩小姐終於站起身來，她擦著眼淚，困惑地看向瑪利亞。

「她從狼群手下救了我。」夏爾對公爵小姐一行人坦言，又對瑪利亞說：「他們是來找我的。」

「有人管你就好。」瑪利亞滿意地點了點頭。「這樣我就不用再去城堡找人了。」

「您剛才不是在去那裡嗎？」夏爾問。「怎麼回來了？」

「我看這些人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就跟了他們一段。」瑪利亞回答，她指了指公爵小姐和她的幾個跟班。

夏爾笑了笑：「他們確實不是什麼好人。」

布法羅對他怒目而視。

瑪利亞朝兩邊來回看了看，最後往布法羅的身上一指，問夏爾：「就是這個傢伙把你給打了吧？」

夏爾一下子漲紅了臉，猶豫片刻，還是點了點頭。

「不許再欺負他。」瑪利亞向布法羅發出命令。

布法羅看到她背後的弓和箭袋，沒有反駁。

就在這時，一陣軍樂隊的號角聲從森林中的不遠處傳來。起先是小號，然後是大號、圓號、七弦琴、戰鼓，夾雜著悠揚婉轉的口風琴。每個人都聽出了這首曲子的旋律，這是《洛泰爾縱馬行軍》，全歐洲只有洛林公爵的樂隊能演奏這首氣勢恢宏的進行曲。

「爸爸來找你了。」公爵小姐對夏爾說，她的語氣不知是高興還是擔憂。

「卡洛·洛薩的小號手，」瑪利亞對公爵直呼其名，她詫異地轉向夏爾，「你真是高盧人的國王？」

夏爾感到十分得意，又不想顯得過於自矜，他盡力模仿那種無意間被撞破身份的大人物，露出一個優雅的微笑，輕輕點了點頭。

瑪利亞壓根沒有關注他的反應，她背好了弓，收好了箭，把各種小東西一股腦地裝進身後的背簍里，對夏爾和公爵小姐一行人說：「再見，我得走了。」

夏爾好像遭到莫大的打擊，幾乎是叫著問：「為什麼？」

「不為什麼，」瑪利亞簡短地回答，她瞄準身邊的樹幹，已經準備翻身上去，「非要說為什麼，就是我不能被洛薩家的人發現。」

「我就是洛薩家的人！」公爵小姐說，似乎有點挑釁的意味。

「願上帝憐憫你。」瑪利亞同情地說，彷彿洛薩這個姓氏是一種糟糕的疾病。

「稍等一下。」夏爾焦急地說。他注意到公爵的樂隊已經越來越近。夏爾從口袋里摸出一枚洛文家族的純金紋章，鄭重地把它遞給瑪利亞：「這是我家的徽章，您以後如果需要幫助，可以把它給紐斯特里亞的官員們看，他們看到這個徽章，一定會聽從您的吩咐的。」

「行。」瑪利亞簡短地回答，她接過徽章，看也不看就扔進背簍。在她看來，這玩意和那些小鏟子、小刀之類的東西大概具有同等價值。

已經能夠聽到公爵的馬隊穿越森林的聲音，瑪利亞利落地踩著樹皮，三兩步爬上了樹梢。

「還有件事。」夏爾揮動未受傷的那支手臂，迫切地希望吸引樹梢上的女孩的注意，「您的哨子還在我這！」

「送你了。」瑪利亞滿不在乎地說，看也沒看這位國王一眼。她縱身一躍，消失在樹冠層的重疊枝桠里。

夏爾呆呆地望著頭頂的森林，那個被他當成米迦勒的女孩就這麼徹頭徹尾地消失了，彷彿從未出現過。夏爾感到難以置信和悵然若失。

可是沒過多久，瑪利亞又從剛才消失的地方冒出頭來。再次消失之前，她對公爵小姐叫道：「記住，你們不許再欺負他！」

瑪利亞朝幾個小孩強硬地、恐嚇性地揮了揮手裡的小刀，彷彿年輕國王的安全和地位全都有賴於她。

小胖子約安尼斯又被嚇哭了。

## 序章（下）

序章 洛林假日（下）

1789年7月·漢諾威

佛蘭德男爵買通城防看守，在靜謐的無風夜晚逃出革命首都蘇瓦松。男爵輕裝簡行，只帶一位車夫和一名貼身僕人，他們晝夜兼程駕著馬車向東走，一天出了皮卡第，兩天越過紐斯特里亞的舊邊界，第三天和第四天穿過亂作一團的洛林公國，第五天薩克森王國的邊境檢察官攔住他們的馬車，佛蘭德男爵從內衣口袋里拿出那封信，檢察官看到信的封蠟，向男爵敬了個軍禮，給他們換上最快的好馬，第六天他們抵達漢諾威的薩克森宮廷。

「馮·佛蘭德男爵請求覲見，」佛蘭德男爵對宮廷侍從畢恭畢敬地說，「他是下洛林十三處城堡的主人和自由城市根特的議會主席，低地交易所的股東，薩克森女王的老朋友，夏爾國王和薇薇安王后的信使。」

侍從進去回稟，只用了一分鐘就重新出來，他對男爵深鞠一躬，說：「請進。」

佛蘭德男爵帶著他的僕人走進女王的宮殿。男爵身材瘦削，個子矮小，顴骨突出，眼窩深陷，棕色的捲髮蓬亂蕪雜，醜陋得很，簡直像個猴子。他的僕人卻皮膚白皙，個頭高挑，燦金色的短髮似在閃閃發光，總的說來是個器宇軒昂的好青年。

女王坐在大廳角落的沙發上，懶散地等待她的訪客。佛蘭德男爵在她面前單膝跪地，用十分標準的阿勒曼語說：「尊敬的全薩克森和半島丹麥人的女王，黑森林的主人，漢堡、呂貝克、不萊梅和其他九個貿易城市的保護者，小波蘭和條頓騎士的領主，施瓦本、巴伐利亞和東部邊境女大公，我謹代表我的主人和女主人，向您致以誠摯的問候。」

女王揮了揮手，驅散那些複雜的頭銜。她示意男爵站起來，然後直白地提問：「什麼事？國王陛下處境不妙，想找我借兵？」

「處境相當糟糕。」佛蘭德男爵坦誠相告。「蘇瓦松的暴民把國王軟禁在德洛伊茨宮，實際上已剝奪了他的權力。」

「這我幫不上忙。」女王乾脆地說。「對外作戰我隨時願意幫助陛下，可是鎮壓民眾那是另一回事。薩克森和德意志沒有能力對抗全高盧的人民。」

「全高盧的人民都心向正統王室，」佛蘭德男爵信誓旦旦地保證，「只是蘇瓦松的陰謀家在搗鬼。只要解除首都的危機，紐斯特里亞全境自然能夠恢復秩序。」

「全高盧的人民究竟怎麼想，這個玄學問題我們姑且擱置。」女王在沙發上扭動身體，稍稍坐直了。「還是談點實際的吧。你們的阿奎丹公爵怎麼想？普羅旺斯呢？據我所知，你們十五個王叔中的十三個，七個王弟中的四個，還有全部的四個軍區司令，都已經向議會宣誓效忠了。」

「他們只是屈從於暴力，迫不得已。」

「就算他們是屈從於暴力，我也打不過他們。」女王雙手一攤，誠懇地說。「總不能指望我相信，只

要德意志的騎兵抵達高盧，所有這些暫時屈從於暴力的大人們就會一下子舉起義旗，推翻蘇瓦松的議會。」

「這並非不可能。」佛蘭德男爵露出一個醜陋的微笑。「此外，這裡是王后給您的一封信。如果您願意幫助王室度過危機，王后承諾把洛塔林公國的宗主權轉交薩克森。」

女王的眼神短暫地亮了一下。她拆開信件，快速瀏覽一遍，又把它裝回信封。

「這沒什麼用處。」薩克森女王聳了聳肩。「即使洛薩真的願意把她的老家送給我，我也沒法去拿。還是那個問題：我打不過。」

「如果是洛塔林公國，您不需要戰鬥就能掌握。」佛蘭德男爵篤定地說。「國王和王后已經秘密宣佈放棄在洛塔林公國的一切權利，現在的洛塔林公爵是王后的弟弟，約安尼斯·洛薩。而他就在——」

佛蘭德向右側身，他身後的僕人走到女王面前。

「此地。」佛蘭德向扮作僕人的公爵伸出一隻手臂，有些得意地對女王說。「路上我們已和洛塔林等級會議確認過此事。會議願意支持約安尼斯公爵的統治，也支持您的宗主權。」

薩克森女王挑了挑眉，她認真端詳約安尼斯公爵俊朗的面孔，感嘆說：「真是男大十八變。上次見面的時候，您還是個……」

「愛哭的小胖子。」新任洛塔林公爵約安尼斯用清澈的嗓音謙卑地回答。他屈膝跪在女王面前，微微低下頭說：「女王陛下，洛塔林公國的田野、山林、城堡和全部軍隊向您效忠。」

佛蘭德男爵也再次單膝跪地，快活地說：「女王陛下，洛塔林公國的四個自由城市、低地交易所、東方貿易公司和二十六艘戰艦向您效忠。」

「我可沒答應要出兵。」女王難掩喜悅地說，招招手示意兩位白臉的封臣不必多禮。

「反正我們也沒別的地方可去了！」佛蘭德男爵起身說。他和女王一起大笑起來。

「佛蘭德男爵閣下，」女王狡黠地追問，「您的意思是說，哪怕我沒能解除蘇瓦松的危機，或者壓根不出兵，洛塔林也願意向薩克森效忠嗎？」

「是的。」約安尼斯公爵替佛蘭德回答。「即使不是姐姐的命令，我作為公爵個人也會這樣決策。這符合公國的利益。」

女王看了他一眼，用右手拄著下巴，陷入深沈的思索之中。

「你還沒有告訴我，」女王再次向佛蘭德提問，「阿奎丹的態度到底怎麼樣。這很重要。」

「不明朗。」佛蘭德坦誠相告，他知道自己無法欺騙女王。「可能要看議會最終對王權作何處置。阿奎丹公爵不反對憲法，在他還是攝政王的時候就已經在推行立憲改革了。可是他對廢君共和制的態度如何，我們還不知道。您知道的，阿奎丹幾乎是個獨立王國，蘇瓦松怎麼折騰不會對他造成多大損害。不過按照我的判斷，如果夏爾國王這個人本身受到了安全威脅，那麼阿奎丹不可能坐視不管。他把國王看作自己的孫子。」

「如果阿奎丹出兵，」女王用右手食指在空氣中划了個圈，「那麼我同時從東北進軍，事情就十拿九穩了。可如果他不出兵，薩克森再怎麼有心幫忙也是白搭。」

佛蘭德男爵發現她再度陷入猶疑，立刻繼續說：「議會本身並不一致。在對威塞克斯議和的問題上已經顯示出這點。穩健派想要保留國王，激進派則想廢除他。兩派彼此的仇恨超過他們對王朝的仇恨。如果有足夠的外部壓力，這個所謂的公民會議很可能被土崩瓦解。」

「但是外部壓力也可能讓分裂的力量團結起來。」女王說。「到底會怎樣，誰能說得准呢？」

這個精明的女人已經下定決心只佔便宜不幫忙了，佛蘭德男爵心想。佛蘭德知道，想靠動嘴皮子說服一個聰明人是永遠辦不到的。何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並非解救王室，只是在轉交洛林的同時給自己謀個好出路。與其在這浪費彼此的時間，不如早點回旅館，舒舒服服地睡一覺。佛蘭德於是乾脆放棄了表面文章，客客氣氣地說：「我無權干涉您的決定。」

薩克森女王滿意地點點頭，她還很少見過如此明事理的貴族。

「那麼，如果您沒有其他吩咐，我們就先不打擾了。」約安尼斯公爵說，他似乎因女王拒絕出兵而有些氣憤，但沒有明顯表現出來。

「好的，你們旅途勞頓，也該休息休息了。今晚就住在布倫瑞克宮吧。」女王拍了拍手，示意進來的侍從為兩位客人安排住所。

離開宮殿之前，佛蘭德忽然想起有一件事情未辦。他折返回去，向女王的沙發快走兩步，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哨子，這哨子原本是銀色的，可是表面多已鏽蝕成棕黑。佛蘭德把口哨雙手呈在女王面前，說：「國王讓我把這個哨子給您。實在抱歉，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如果有失禮的地方，還請您千萬見諒。」

女王愣了一下，似乎她也沒搞懂這是什麼意思。她把那個哨子拿到手裡，對著它觀察了半天，忽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這傢伙都快三十歲了，還是這樣沒出息嗎？」女王問。

「什麼？」佛蘭德沒有理解她的話。

「可這是多麼危險的一群狼。」女王自言自語地感嘆。

「我沒聽懂您的意思。」佛蘭德男爵恭敬地說，

「沒什麼。」女王朝他揮了揮手，無奈地笑笑說，「你先去休息吧。」

佛蘭德男爵在鬆軟的天鵝絨床上躺下。他已經給致國王夏爾的信打好了草稿：非常遺憾，薩克森女王顧及實力不足，暫時拒絕出兵，但若形勢改易，仍不排除干涉可能，請准許在下暫駐漢諾威，多方聯絡以俟時變，雲雲。就在這時，王宮里忽然傳出消息，請他和約安尼斯公爵一起去赴女王的晚宴。薩克森女王在宴席上對全國的重臣忽然宣佈自己將要干涉紐斯特里亞的革命。

「這群無法無天的陰謀家和被他們煽動起來的暴民。」女王激情澎湃地說。「他們撕碎王朝的旗幟，踐踏貴族的莊園，毀滅法律，拆毀教堂，使最優秀和最無辜的人流血。他們殺死女人和小孩，攻擊手無寸鐵的民眾，為什麼呢？就因為這些人不願背叛自己的國王！如不粉碎這些叛亂分子的罪惡狂歡，歐洲將永無寧日。暴徒們以劍攻擊貴族的榮耀，我們要以劍回答他們。先生們，薩克森的回答就是這樣！」

「用劍回答他們！」頭髮雪白、鬍子更加雪白的馮·巴本侯爵興奮地大喊，猛地一拍桌子。他是薩克森的陸軍司令，萊因哈特王冊封的容克貴族。

「早該這樣。」騎兵部隊的參謀長施萊謝爾將軍沈穩地說。他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身材挺拔。

「該把那些所謂的議員都殺光！」佛蘭德男爵也跟著湊熱鬧。薩克森王國的眾貴族把目光一齊移向他。

我是不是太激進了點。佛蘭德心虛地想。

「說得好！」勃蘭登堡伯爵贊嘆。他是炮兵部隊的總指揮。

「說得好！」馮·巴本侯爵和許多別的貴族一起說。宴會上響起一片連綿不絕的掌聲。

「尤其該槍斃夏多布里昂。」施萊謝爾補充。

「槍斃他！」

「全都該槍斃！」

全薩克森的貴族和將軍都因為有仗可打而激動不已。真是個可怕的國家，佛蘭德男爵心想，偉大的東西都是可怕的。

女王敲了敲自己的酒杯，示意大家安靜。然後她說：「提到夏多布里昂議員，我這裡正好有一份他的偉大言論。」

女王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一本正經地戴上眼鏡，認真地讀起來：「公民會議記錄。時間：1789年7月14日，上午9點。發言人：雅克·皮埃爾·夏多布里昂。」

女王清了清嗓子，繼續讀道：「全歐洲的王公都會聯合起來，為的是要絞殺革命。公民們，他們已經聯合起來了！阿拉里克三世、保祿六世、李奧波德·施陶芬、他的姘頭和她手下的屠夫們。所有這些強盜都在組織他們的黑幫軍隊，時刻準備撲向革命的紐斯特里亞。這是犯罪分子的聯盟，革命將以人民的聯盟回敬他們。在盜匪們的軍隊進入紐斯特里亞之前，紐斯特里亞的軍隊就要踏入他們的領土，摧毀他們的宮殿，焚燒他們的王冠，給予他們迎頭痛擊。對於這些反人民的暴徒，革命不恩賜他們絲毫的憐憫。王公們問：還要怎麼樣，要扒了我們的皮不成嗎？革命回答他們：是的，大人，就是要扒了你們的皮，而且還要敲碎你們的骨頭，殺死你們的繼承人，把你們的女兒……」

「再後面的我就不念了。」女王說，她摘下眼鏡，把紙片疊了一疊，收回口袋里。「這就是夏多布里昂議員在公民會議上的演講。諸位也聽出來了，我只截取了其中比較文雅的一段。」

在女王念到「...他的姘頭和她手下的屠夫們...」這句時，席間曾爆發出一陣怒吼和咒罵聲。可是當她把整段發言念完，宴會已陷入可怕的沈默。

「這等於是宣戰。」馮·巴本侯爵用顫抖的嗓音說。

「應該立即宣佈我們已經和暴民處於戰爭狀態。」炮兵指揮官勃蘭登堡難掩憤怒之情。

「這接近於宣戰。」女王沈靜地總結，擺擺手示意大家不要太過激動。「但畢竟還不是宣戰。我們現在也不打算對他們宣戰。我們暫時不向暴民們開戰，不是因為我們畏懼他們，而是顧及到紐斯特里亞唯一合法君主夏爾·洛文的人身安全。先生們，我已向那個所謂的公民會議擬定一封最後通牒，如果高盧人不立刻釋放自己的國王並恢復他的王權，薩克森的軍隊將被迫承擔起維護歐洲秩序的責任。」

「明智而仁慈的決定！」佛蘭德男爵激動地說。他從未想過自己這次堪比狼狽奔逃的出使竟能獲得此等成功。

「明智的決定，但是是否過於仁慈？」施萊謝爾將軍問。

「我們不會乾等著敵人投降。」薩克森女王繼續說。「西部的四個戰區要做好戰鬥準備。此外，洛塔林公爵已在今天上午向薩克森宣誓效忠。西北軍團從明天開始分批進駐杜塞多夫和瓦隆，直到洛塔林公國建立起具有自衛能力的武裝。」

貴族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領土擴張震驚了，宴會上議論紛紛。

女王再次敲敲自己的玻璃杯。她指了指身旁的約安尼斯，對眾人說：「這就是新任洛塔林公爵約安尼斯·洛薩。不幸被暴民圍困的王后把公國傳給了他。約安尼斯公爵，我現在任命您為洛塔林戰區司令，請在您的領地組建自己的軍團。」

高大挺拔的約安尼斯公爵站起身來，向薩克森的貴族們展示自己，他的金髮被躍動的燭火照得閃亮。

「真是個好小子！」

「他肯定是個好樣的將軍！」

「多麼英氣的公爵！」

席間的贊嘆聲不絕於耳。

「敬薩克森和全德意志的女王瑪利亞·奧古斯特！」約安尼斯公爵舉起高腳杯，他的眼眸在燈光下熠熠生輝，臉色因激動而發紅。

「敬正統王朝。」女王優雅而克制地舉杯致意。

「敬正統王朝！」佛蘭德男爵精神亢奮地舉杯，葡萄酒跳出了他的酒杯。

「敬正統王朝！」薩克森的將軍們高聲說。